

清代中葉古典海洋詩歌釐探： 以嘉慶五年琉球冊封使 趙文楷、李鼎元的海洋體驗為中心的考察*

廖肇亨**

論文摘要

明清琉球冊封使的航海經驗，在中國海洋文化書寫系譜中十分特別，他們既代表了天朝體貌，又有海洋航行的親身經歷。乾嘉時期的琉球冊封使及其從客的海洋書寫，成為乾嘉詩人觀看他者的重要門徑，同時為身處太平盛世的詩人提供新的文化刺激與美感經驗。嘉慶五年，趙文楷（1761-1808）、李鼎元（1750-1805）承嘉慶皇帝諭旨出使琉球，文人友朋贈詩多達二千首，可謂乾嘉詩壇的一大盛事。

本文以琉球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的詩作為主要討論對象，並從航海經驗、靖海剿寇、異國聞見三個面向進行討論，藉以探析二人在使琉書寫系譜中的獨特性，從而就清代中葉琉球冊封使海洋文化書寫義蘊及其相關社會文化脈絡的相互關係加以省思，冀以對認識當時中琉文化交流有所幫助。

關鍵字：清代中葉、琉球、《使琉球記》、趙文楷、李鼎元、海洋

* 本文為中研院前瞻計畫「近世東亞使節文化書寫：十四至十九世紀」部份研究成果之一，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周旋五月情方密，鞅掌經年別有時。海上山川容我醉，
球陽風俗為公移。門移東北驚殘夢，苑入西南記小詩。
後會何期期不得，先愁鴻雁報書遲。

——李鼎元〈留別中山王〉

一、前言

海洋成爲天下秩序不可須臾離之的網絡關係，在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確立之後，最早入貢的是琉球，一直到十九世紀以前，琉球朝貢始終不絕。中國方面也不斷派遣冊封琉球的使節。冊封使及其從行的幕客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資料，包括出使錄、奏議、詩文，成爲討論明清海洋詩學之際不能忽視的重要材料。明清琉球冊封使的航海經驗，在中國海洋文化書寫系譜中十分特別，他們既代表了天朝體貌，又有海洋航行的親身經歷。乾嘉時期的琉球冊封使及其從客的海洋書寫，成爲乾嘉詩人觀看他者的重要門徑，也爲身處太平盛世的詩人提供新的文化刺激與美感經驗。乾嘉時期的冊封使趙文楷（1761-1808）、齊鯤（1776-1820）；副使如周煌（1714-1785）、李鼎元（1750-1805），從客如王文治（1730-1802）等詩人的使琉詩歌在當時甚受批評家（例如沈德潛（1673-1769）、法式善（1753-1822））重視，同時也受到讀者的歡迎。對清代中葉的詩人而言，琉球冊封之行實爲難得的異國經驗，亦爲個人生命經驗中至高無上的榮寵。既豐富了耳目聞見，也拓展了詩歌美學的境界。在晚清詩界革命以前，赴台宦遊與使琉行役幾乎是有清一代海洋詩賦最重要的兩大主題¹，琉球經驗成爲詩人具有高度辨識性的醒目印記。

明清兩代的琉球冊封使雖然不乏理學名家（如郭汝霖（約 1568 前後在世））

¹ 晚清詩界革命以後詩歌中大量充滿惡海意象，筆者曾經為文論及。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詩界革命旗手之一的詩人黃遵憲對於琉球也曾加以著意。可以參見李慶，〈《琉球三策》作者考——再論他與李鴻章、何如璋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頁101-106；關於琉球在十九世紀東亞國際關係的地位，可以參見真榮平房昭，〈鴉片戰爭前後的東亞國際關係和琉球〉，沖繩縣教育委員會《第四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 1994），頁89-110。

或詩壇健將 (如汪楫 (1626-1689)、徐葆光 (1671-1723))，然如嘉慶五年琉球冊封正使趙文楷、副使李鼎元渡海赴琉之前，四方贈詩「多至二千」者亦不多見，為清代中葉升平歲月裡詩壇的一大盛事殆無疑義。本文探析趙文楷、李鼎元在使琉書寫的系譜中的獨特性，冀能對認識當時中琉文化交流有所幫助。

明清冊封使行役琉球雖然艱辛，但對當時的文人而言，實為無上榮寵，清初著名的劇作家李漁 (1611-1680) 的劇作《憐香伴》中的主角最後以琉球冊封使的身分光榮歸鄉，在劇中末尾主角高唱「乘風破浪，仗天威，海若波臣效力，未屆期而至。讀聖諭授冠履，聽恩詔無不歡喜；一國君臣，北面呼嵩震地。詔開時，雕鑿夷民，聚觀似蟻。」²，其聖眷榮渥之情不難想見。文人出使琉球，友朋之間文字酬應至多，例如清初王弘撰 (1622-1702) 曾明言康熙廿二年的使琉球使汪楫出使之前之贈文半出於汪楫主動索取，王弘撰不勝其苦，乃曰：

予在廣陵，適汪舟次簡討奉詔出使琉球，相見索予贈詩。予聞舟次出都日，公卿賦詩祖道，極一時之盛，何有於草野蕪詞，未之應。³

後來的焦循將汪楫友人的贈序彙集之後收入《揚州足征錄》一書當中，成為認識汪楫出使琉球之際文壇動向的重要史料。嘉慶五年，趙文楷、李鼎元承嘉慶皇帝諭旨，出使琉球冊封琉球國中山王尚溫之際⁴，文人友朋贈詩竟然多達二千之譜。陳康祺記其事曰：

嘉慶間，趙介山殿撰文楷、李墨莊中翰鼎元奉使冊封琉球國王，一時廷臣

² [清] 李漁，《憐香伴》，《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冊2，頁106。

³ [清] 王弘撰，《山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219-220。

⁴ 關於趙文楷、李鼎元出使琉球的經緯，可參看曾煥祺，《清代使琉球冊封使的研究》(沖繩：榕樹書林，2005)，頁209-246；鄒愛蓮、高煥婷，〈清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赴琉球冊封活動淺析〉，沖繩縣教育委員會，《第四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頁89-110。關於趙文楷、李鼎元的詩作，可以參見上里賢一，〈冊封使の詠んだ琉球—趙文楷と李鼎元を中心に〉，《第四回琉球中歷史關係論文集》(沖繩：沖繩大學，1993)，頁245-280。

及四方士大夫贈詩，凡古近體二千餘首。中翰曾繪〈南台祖帳圖〉，裝為巨卷，屬翁比部樹培分書各詩，甫及半而翁歿，又令舒孝廉位以隸體續書之。今尚存江南舊家，書畫皆極工麗。夫奉命冊封，為本朝柔遠綏藩之常典，前後紀不勝紀。然相去僅數十年，覺當時使星東指，龍節雙擎，播聲教於瀛壖，耀官儀於海外，紳纓彬彬，飲餞賦詩，飾之丹青，宏我王化，亦升平難得之遭也。⁵

據此可知，趙文楷、李鼎元出使琉球一事乃是乾嘉詩壇的一大盛事。相關的文化生產遍及詩、文（《使琉球記》）、書（舒位隸體）、畫（〈南台祖帳圖〉）等各種領域，對身處晚清國勢衰頹之際的陳康祺而言，溢滿欽羨之情在所難免。綜觀當時文人別集，在趙文楷、李鼎元歸朝之後，其使琉經歷仍然是文人友朋津津樂道的話題，李鼎元除了撰述《使琉球記》與相關詩文之外，鑒於在此之前的琉球冊封使，例如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周煌《琉球國志略》記物已詳，幾乎不復可加，乃與琉球當地士人楊文鳳等人編纂《球雅》、《琉球譯》等韻書。其友人舒位（1765-1816）曾為詩讚歎李鼎元出使琉球的經過與成就，其詩曰：

龍節曾經萬里回，螺舟奇夢浪花堆。「雲養淡螺深」，乃先生十七年前夢中所得句也，至是奉使，有純廟時欽頒右旋定風白螺，隨封舟往。兩丸日月天邊見，一品文章海外來，館閣自通仙籍近，樓船早為本兵開。先生時以翰林改官中書，充冊封副使。歸艚至溫州北柘山，擊退賊艇，斃賊二十餘人，當事者亦未聞也。卻因餘事能傳信，已是輶軒絕代才。又著《球雅》二卷。⁶

前已言之，舒位為李鼎元渡琉一事作隸書，從墨莊處習聞其渡琉心情與事蹟勢在必然。舒位此詩以墨莊文才之高與黽勉王事之精勤敏勇為經，旁及三事為緯，首言御賜右旋定風白螺，見聖眷之隆，此則緣乎墨莊性情之厚、治事之誠，並側寫

⁵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頁4。

⁶ [清]舒位，〈李墨莊兵曹招飲寓邸，出示使琉球記，讀之遲日奉題，將以錄別〉，《瓶水齋詩集》（上海：2001），卷14，頁606。

風波之險，是言其仁德有本；次及擊退賊艇之事，寫墨莊之勇，兼敘其立功海疆；三則言李鼎元能於其來有自的《使琉球錄》源流傳統之外，另出機杼，翻譯琉球方言，為《球雅》一書，其聞見之廣洽、治學辨思之精審則自然不在話下，言其智，于立言一端可以傳世久遠。以下大致依循舒位的思惟，從（一）航海經驗（二）靖海剿寇（三）異國聞見三個面向，以嘉慶五年的琉球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的詩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就清代中葉琉球冊封使海洋文化書寫義蘊及其相關社會文化脈絡的相互關係加以省思。

二、雲養淡螺深：趙文楷、李鼎元的航海經驗

前已言之，趙文楷、李鼎元渡海赴琉之際，曾蒙御賜右旋定風白螺，用以鎮護海上險惡風波。有趣的是：李鼎元少年時曾有夢中得句的經驗，其句為「雲養淡螺深」，不知其意。直至御賜右旋定風白螺隨行，方悟其指，此為現代夢心理學所謂「預知夢」(prophetic dream)是也。為此，李鼎元賦詩曰：

雲養淡螺深，居然夢可尋。斡旋依日月，靈異測陰陽。定海風癡避，降龍佛法欽。波濤知不起，止水是臣心。

雲養淡螺深，光涵八寶沈。貯霞囊是錦，捧日匱為金。已佐將軍績，相臣福康安剿台匪林爽文，初賜此螺。重煩聖主心。不才叨異數，何以靖微忱。⁷

此行的正使趙文楷亦有詩記其事曰：

八孔玲瓏脈右旋螺身有八孔，靈淵胎孕是何年？來充西旅神僧篋，曾護東征上

⁷ [清]李鼎元，〈恩賜右旋白螺（當作「螺」），雲錦為囊，金匱為室，養以八寶，藏之十閩。前夢「雲養淡螺深」之句，得此奇驗，因即用為起句恭紀兩首〉，《師竹齋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1475，卷 12，頁 585。

將船前福大將軍征台匪，曾奉命安奉隨行。白玉一拳隨絳節，素蟾雙照破蒼煙。九重南顧真無已，卻捧琅函淚泫然！⁸

乾隆中葉林爽文起事，福康安（?-1796）獲命渡海平定，出發之前曾獲清高宗御頒「右旋定風白螺」，李鼎元曾引清高宗《御制文集》曰：「始知前大學士福公康安進剿台匪林爽文時高宗純皇帝賜以右旋白螺，往來順利、靈助非常，蕆事後留貯督臣署中，備渡海用；臣等此行，又蒙恩准督臣所請，賞臣等奉以渡海：仰見我皇上體恤使臣，無微不至。謹按高宗純皇帝「御制文三集」有〈右旋白螺贊〉，注云：『每年藏中喇嘛于新正及萬壽節進丹書所陳供器時，有獻右旋法螺者，以為奇寶而不多見。涉海者攜帶於舟，則吉羊安穩，最為靈異』。臣等何人，荷蒙異數，感激涕零。⁹」李鼎元又記此螺之形為：「長五寸六分，得天地中和之數；腹圓，象太極；首尾各出二寸，由漸而削，象兩儀；凡四旋而及口，象四象。螺皆左旋，此獨右旋者，以陰承陽，迎天行也。膚嵌寶石八，位按八卦；外襲雲錦五重——重一色，取「五行相生」之義：皆所以養之也。統藏以金匱，而無極之理備焉。宜渡海可以息風靜浪，靈攝海族；真異寶也。前夢「雲養淡螺深」之句，得此奇驗，字字著落；異哉！」¹⁰

在趙文楷與李鼎元之前的琉球冊封使全魁、周煌於乾隆廿一年（1756）赴琉之際，曾經遭遇颶風，後為久米島居民所救，仲原善秀曾運用琉球方面的史料，對此事件有詳細的描述¹¹。此外此行從客王文治〈六月二十四夜海舟為颶風所敗，溺水獲救，同人或以詩見示，率爾裁答，得四百字〉¹²一詩詳敘其經過。或許鑒於海上風濤險惡，故御賜「右旋定風白螺」，冀以澄定海波。嚴格來說，趙文楷、李

⁸ [清]趙文楷，〈至福州，荷蒙恩命，以西僧班禪所進右旋白螺安奉舟中，用資利涉祇領，感恩恭紀〉，《槎上存稿》，《石柏山房詩存》，卷5，《續修四庫全書》，冊1485，頁64。

⁹ 李鼎元，《使琉球記》，閏四月初六日，頁146。

¹⁰ 李鼎元，《使琉球錄》，閏四月初八日，頁147。

¹¹ 仲原善秀，〈冊封使之遭難と天后宮〉，《歷代寶案研究》第6、7合併號（1996），頁57-66。

¹² [清]王文治，《海天遊草》，《夢樓詩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47），卷2，頁50-52。〔影印乾隆乙卯食舊堂藏板〕。

鼎元雖然沒有遭遇惡劣天候，卻與海寇渠首蔡牽有過一番惡戰，致使趙文楷日後「心往往而悸」¹³，甚且謂「詩歌莫說登臨好，一路風濤也畏人」¹⁴，右旋白螺固然可見聖眷之隆，但其鎮定風波的效果顯然也並未完全說服趙文楷。

更值得注意的是琉球冊封使自身的航海經驗，有史料所不及言者。趙文楷有〈渡海放歌行〉一詩，曰：

（前略）誰言滄海深？滄海終有底。政如地中覆杯水，不然安得有此山。我行正在地中耳，蓬萊、瀛洲、方丈，山相間虛無間，徐福一去不復還。秦皇漢武何神仙？人生不死亦何有，不如生前開笑口。一時憂懼徒勞心，安問千秋萬歲壽。東海有螺剖為樽，注以松醪容一鬥，回頭更語神仙叟，醉中少異壺中否？瑤漿玉液吾何為？但願此海成春酒。¹⁵

「但願大海成春酒」的修辭想像，從李白來。此詩看似及時行樂，放懷暢飲，以大海為酒，然從詩前小序來看，其曰：「舟至大洋，從人皆懼，哇吐者相枕藉，因登舟後將台歌以作其氣」，乃寫船中將士如醉如癡般暈船無力一事當可斷言。醉態非因酒力不勝，緣乎不習海事所致。詩中欲剖螺為酒樽，乃暗諷班禪所進右旋定風白螺絕無定風靖海的神異魔力。酒未沾唇已哇吐枕藉，何如醉飲仙釀松醪。明代琉球冊封使蕭崇業曾謂暈船一事「此皆孱夫不習水，且漫不知降伏其心，故稍涉驚危可愕之事，神竟為所奪耳。¹⁶」相形之下，趙文楷的說法多了點文人的風流瀟灑。李鼎元《使琉球記》五月初八日下記曰：「是夜，用乙辰針，行船六更。

¹³ 湯金釗，《石柏山房詩存》跋，《續修四庫全書》，冊 1485，頁 81。

¹⁴ 趙文楷，〈李怡堂賦冊封琉球詩見贈即次其韻〉，《補遺》，《石柏山房詩存》，《續修四庫全書》，冊 1485，卷 8，頁 103。

¹⁵ 趙文楷，〈渡海放歌行〉，《槎上存稿》，《石柏山房詩存》，卷 5，《續修四庫全書》，冊 1485，頁 66。

¹⁶ [明]蕭崇業，《使琉球錄》，《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史料叢刊》（臺北市：大通書局，1984），輯 3，卷上，頁 81。

舟中吐者甚多。余日坐將台，初不覺險，飲食如常。¹⁷」于此，李鼎元的鎮定與趙文楷的文弱形成強烈的對比。

相對於出發赴琉之時的不安與疑懼，歸棹還鄉之作流露出輕靈愉悅的情調。綜觀歷來使琉詩，寫歸途者為數不多，往往草草帶過，李鼎元〈後航海詩六首〉組詩為個中佳作，全詩太長，先舉一首，以見其端，曰：

航海無晝夜，飄忽隨東風。九蓬既齊章，萬里將安窮。入倉似縋井，臥榻如懸籠。誰能談水因，出語羞雷同。黑溝震虛名，赤洋競鑿空。自非坐戰台，何以窺鴻蒙。雲日一氣青，星辰千迭紅。天水曷有極，茫茫行霧中。¹⁸

九蓬齊張，萬里一瞬，寫似箭之歸心。歷經長久的海外歲月，此際的李鼎元已以知海自詡，非初放洋出海者可比。從「出語羞雷同」一句來看，顯然李鼎元有意在明清豐富多元的琉球書寫版圖中別出心裁，獨創一格，似暗指《球雅》一書。李鼎元坐在封舟戰台之上，慶倖能有這難得的機會渡海航行異國，誠為奇遇。縱使離情依依，但思及倚閭而望的老母，環視海天茫茫，胸襟為之擴展，淨去俗慮。回首來時路，如今已是「豈不慮沈溺，早已忘恐怖」。封舟雖然困於風向與大霧，無法順利前往，那迫不及待的歸鄉之情依然令人興奮不已。大霧漸漸散去之際，有數艘船影逼近。原本以為是朝廷迎接冊封使歸朝的船艦，正當一片歡欣鼓舞之際，驀然發現，這些船艦原來是嘉慶年間海上大盜蔡牽的黨羽。悄然之間，李鼎元的血脈也隨之賁張。一場戰事已經緩緩揭開序幕。

三、少勝多今日事：李鼎元與青年台籍水師將領王得祿

雖然在明清的《使琉球錄》中偶有論及兵制武備之事，但實際模寫戰爭的場

¹⁷ 李鼎元，《使琉球錄》，五月初八日，頁158。

¹⁸ 李鼎元，〈後航海詩六首〉之五，《師竹齋集》，《續修四庫全書》，冊1475，卷14，頁604。

景，僅見于李鼎元《使琉球記》一書¹⁹。趙文楷、李鼎元使琉歸程中遭遇海寇蔡牽（1761-1809）黨羽，展開一場激烈的爭戰，李鼎元敘其經過甚詳，其曰：

余曰：『舟已至此，戒兵無嘩！速食，備器械』！余亦飽食。守備又報賊船皆揚帆矣；與介山衣冠出，先禱於天后，飭吐者、病者悉歸艙；登戰台，誓眾曰：『賊眾我寡，爾等未免膽怯。然賊船小、我船大，彼絡繹開帆，縱善駕駛，不能並集，猶一與一之勢也。且既已遇之，懼亦無益！惟有以死相拚，可望死中求活。此我與汝致命之秋也，生死共之』！眾兵勇氣頓振，皆曰「唯命」！乃下令曰：『賊船未及三百步，不得放子母炮；未及八十步，不得放鎗；未及四十步，不得放箭。如果近，始用長槍相拚。有能斃賊者，重賞；違者，按以軍法』。隨令守備（筆者案：王得祿）牽一羊至，斬以徇；各整暇以俟。未幾，賊船十六隻吆喝而來，第一隻已入三百步。余舉旗麾之，吳得進從舵門放子母炮，立斃四人，擊喝者入海；賊退不及入百步，鎗併發，又斃六人；一隻乃退。二隻又入三百步，復以擊之，斃五人；稍進，又擊之，復斃四人，乃退去。其時，三隻賊船已占上風；暗移子母炮至舵右舷邊，連斃賊十二人，焚其頭篷；皆轉舵而退。中二船較大，復鼓噪由上風飛至；餘曰：『此必賊首也』！密令舵工將船稍橫，俟大炮准對賊船，即施放一發，中之。炮響後，煙迷裡許；既散，則賊船已盡退。是役也，王得祿首先士卒，兵丁吳得進、陳成德、林安順、張大良、王名標、甘耀等鎗炮俱無虛發，倖免于危。惟時日將暮，風甚微；恐賊乘夜來襲，默禱於天后求風。不一時，北風大至，浪飛過船。²⁰

李鼎元這段生動的記錄，是使琉書寫中罕見的戰爭記錄，不難看出李鼎元頗以能

¹⁹ 明代的使琉球錄中雖然不乏備倭的記載，但並沒有發生戰事的記錄。即使是在琉球遭遇趾高氣昂的薩摩武士，晚明琉球冊封使夏子陽的記載當中，只是一觸即發的態勢，並未真正發生衝突。關於夏子陽的琉球之旅，參見拙著，〈知海則知聖人：明代琉球冊封使海洋書寫義蘊探詮〉。

²⁰ 李鼎元，《使琉球記》，十月二十九日，頁 234。

武自詡，其臨賊若定的風度亦令人聯想起橫槊賦詩之風。李鼎元之言雖然不無自我標榜之嫌，然其生時，母夢黑虎入室²¹，少年時曾試武騎射，高歌「蹤跡偶同秦范叔，襟懷原許漢班超。戰場匹馬幾無敵，試席孤羆敢自驕。」²²頗有慷慨俠情。這深埋成灰的少年俠情，在獲得琉球賜贈寶刀之際，又重新湧上心頭，不過雖然少年時「我之初生夢征虎，少年長劍逐風舞」，不過如今卻是「一從折節隨仲由，毛錐誤我今白頭。」、「腕弱筋疲脾肉活，伏雞無力不能割」²³。

如此文弱的副使書生，在面對兇狠的寇匪時，想必琉球國王贈送的寶刀仍然派不上用場，從李鼎元的記錄不難看出，整場戰役中最為活躍的是來自臺灣嘉義的青年將領王得祿（1770-1841）。在目睹王得祿英勇的表現後，李鼎元為詩一首讚賞王得祿的戰功彪炳。詩曰：

同舟共命復何云，要在同心志莫分。孫叔無謀非令尹，子龍有膽是將軍。
生如可幸惟轟炮，死但留名不樹墳。以少勝多今日事，勛哉夫子策奇勳。²⁴

這首詩中，李鼎元以孫叔敖自比，而視王得祿為趙子龍，顯然自居運籌帷幄之功，而將王得祿視為奉帥令決勝于戰場的將軍，其間高下，觀者自當了然於胸。在李鼎元《使琉球記》中，王得祿屢不一見，特別是在另一名武將頭領陳瑞芳因病歿後²⁵，統率士卒的重責大任遂由王得祿承擔。李鼎元曾經形容自己：「書生未敢握（琉球寶刀），目眩頭且搖」²⁶，書生竟然臨陣殺敵竟然不亂不懼，英雄欺人之談恐在所難免。至於王得祿此次護送趙文楷、李鼎元渡海赴琉的機緣，出於當時閩浙總督玉德的保薦，玉德于嘉慶十三年奏摺上說：

²¹ 李鼎元，〈母訓〉詩「黑虎夢非偶」句下小注。《師竹齋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卷 13，頁 581。黑虎，將星也。

²² 李鼎元，〈答友人問試武騎射事〉，《師竹齋集》，卷 1，《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頁 473。

²³ 李鼎元，〈琉球寶刀歌〉，《師竹齋集》，卷 14，《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頁 602。

²⁴ 李鼎元，〈指魔王都司得祿擊賊〉，《師竹齋集》，卷 14，《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頁 604。

²⁵ 李鼎元，《使琉球記》，七月初三日，頁 182。

²⁶ 李鼎元，〈中山土物詩五首〉之〈刀〉，《師竹齋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卷 14，頁 600。

嘉慶五年，趙文楷、李鼎元奉命冊封琉球國王，奴才即派王得祿帶兵護送往還，彈壓兵丁，甚屬安靜。回歸時，封舟一隻在洋遇盜，王得祿並不驚慌，仍前駕駛，令兵丁等將槍炮裝足，迨賊船圍裏逼近，始令槍炮齊發，打死賊匪多名，四散逃竄，是以奴才知其頗能調度。²⁷

李鼎元《使琉球記》曾提及閩浙總督玉德曾有和詩之舉²⁸，玉德之說當可從之。又有論者謂王得祿此行出自李長庚之力²⁹。無論如何，此役讓李鼎元見識到台籍青年將領王得祿過人的英勇與卓越的軍事才能，絕非「生不願提刀取封侯」的文弱書生趙文楷³⁰所能為。事實上，經此一役之後，日後趙文楷「心往往而悸，言笑異於他日」³¹、「還家夢亦稀³²」，慘烈廝殺的情景想必對趙文楷的心靈造成極大的衝擊。相形之下，青年台籍水師將領王得祿以寡擊眾、彈無虛發的英姿，卻在乾嘉詩壇健將李鼎元的詩集中留下一抹豪邁慷慨的身影。成就王得祿勳業的敵手是蔡牽、朱瀆，而李長庚則是一路提拔王得祿的上司。嘉慶年間，海賊寇首蔡牽縱橫肆虐東南沿海³³，成為清代中葉海戰書寫中聲明狼藉的主角。李長庚（?-1807）成為乾嘉時期盡忠殉國的忠義將領，相關作品不計其數³⁴。在李鼎元與王得祿滯琉其間，神風擊碎蔡牽船隻，也是李鼎元此行。其記曰：

²⁷ 〈玉德奏為遵旨據實保奏王得祿等〉，嘉慶13年2月28日，台北故宮藏宮中檔案，編號404010099。

²⁸ 李鼎元，《使琉球記》，閏四月廿二日，頁153。

²⁹ 玉德之外，別有一說，謂王得祿此行出自當時福建水師提督李長庚的保薦。見姚瑩，〈王得祿行述〉。

³⁰ 趙文楷，〈中山王贈刀〉，《石柏山房詩存》，《續修四庫全書》，冊1485，頁73。

³¹ 湯金釗，《石柏山房詩存》跋，同註13。

³² 趙文楷，〈球俗〉《石柏山房詩存》，卷5，頁79

³³ 關於海寇蔡牽，可以參見鄭廣南《中國海盜史》（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頁319-346；松浦章，《中國海賊》（東京：東方書店，1995），頁143-154；松浦章著、卞鳳奎譯，《東亞與臺灣的海盜》（台北：博揚文化，2008），頁103-150。

³⁴ 參見李長庚撰，蘇華整理，《李忠毅公遺詩》，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第4輯第7冊，附錄部份，頁53-67。

（十一月）初二日（庚辰），晴，總兵倪定德來。始知七月間神風暴起，擊碎艇船百餘隻，並沒海賊蔡謙（從原文，當作「牽」）船四十餘隻。³⁵

神風擊碎海賊蔡牽船艦一事，焦循（1765-1814）嘗著有〈神風蕩寇記〉³⁶一文詳敘其事。李鼎元與王得祿雖然沒有身與其事，但在清代琉球冊封使的海洋文化書寫中，依然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軌跡。

在王得祿漫長的軍旅生涯當中，歷經大小戰役不知凡幾，此番護送赴琉使節歸程當中與海寇的遭遇不過其刀頭舔血歲月中的一段小小插曲。王得祿從青年到中年，以剿擊海寇蔡牽、朱瀆為首務，軍功彪炳，晉封一品大員。雖然歷經一段雌伏的歲月，但其晚年，由於清廷在鴉片戰爭中慘敗，有意借重王得祿豐富的海戰經驗，重新賦與重任，只是天不假年。綜觀其戎馬生涯，與清廷中葉以後水師海防的重點並無二致，簡言之，從剿平內亂到防禦外患。面對來勢洶洶的帝國主義，王得祿的耄耋之軀果堪重用？是否也暗示清帝國的衰朽老大。而中琉之間的相互關係，也逐漸從朝貢體制轉變成為近代世界外交體系的一環。日後，黃遵憲的名篇〈琉球歎〉，也預示琉球在海洋書寫形式與內涵上無可避免的轉向。

對王得祿而言，蔡牽其實並非真正的敵手，或彼此陌生的他者，而是在同一個政治、文化脈絡之下的掠奪者、競爭者。王得祿畢生的榮寵來自於追剿海寇，對於海寇的裝備、戰術、習性莫不了然於心。境內海域寇匪的剿滅同時也意味著王得祿必然投險置散的命運。不能忘記的是：王得祿賦閒居鄉的年月，西洋海軍不論在設備、戰術不斷地日新月異，當清政權在鴉片戰爭失利之後，面對全新的他者—來自西洋的新式海軍，重新憶起青年時勇壯無敵的王得祿，其時王得祿如同大清帝國的水軍，已經老朽不堪³⁷。在悄然之間，朝貢體制已然瓦解，新的世界

³⁵ 李鼎元，《使琉球記》，十一月初二日，頁 235。

³⁶ [清]焦循，〈神風蕩寇記〉、〈神風蕩寇後記〉，《雕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9，頁 307-320。

³⁷ 清代水軍的衰微與轉型，可以參見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13-70；馬幼垣，《靖海澄疆：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新詮》（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

秩序已經來臨³⁸。

世界的變異，也意味著書寫典範的轉移，錢仲聯先生（1908-2003）對於晚清詩界革命以前的詩壇曾有過一番入微的觀察，其曰：

他（黃遵憲）獨有的是寫新事物，自然科學、外域等各方面的東西。黃詩的這一特點。是在其時代與其經歷的基礎上產生的。清詩在黃以前寫海外者有不少人，如胡天游〈海國詩〉，就寫到了海外，很像黃遵憲的〈番客篇〉，有共同點。胡天游是浙江山陰人，說明浙江人對黃的影響。江蘇阮元有也寫西洋新東西的詩，黃必看到過阮元之作，會受到影響。北方人舒位，河北大興人，也有寫新東西的詩，如〈鸚鵡節歌〉，寫澳大利亞鸚鵡，寫外物較早。³⁹

李長庚曾于阮元麾下效力，當李長庚殉國之際，阮元曾有長文悼之⁴⁰，嘗與趙文楷、李鼎元有所交遊⁴¹，如前所述，舒位與李鼎元交誼深厚。錢仲聯先生雖然注意到清代詩學革命之前的異國情調，但並未注意到赴琉使節作品中蘊藏豐富的異國經驗，雖然是太平盛世，但從冊封琉球使節的異國見聞，已經嗅到天下情勢開始轉移的微妙空氣。

四、球人諱言與倭通：可視與不可視的日本

在琉球的遭遇，對琉球冊封使而言，相當具有異文化衝擊的效力。前已言之，

³⁸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金門詩人林樹梅，林樹梅之父為李長庚部將林廷福，林樹梅少年曾隨父參與剿滅蔡牽的軍事行動，晚年則與林則徐商談如何抵禦西人來犯，正好見證了清代中晚期海防思想的轉變，筆者得知林樹梅其人其詩，來自成大中文系施懿琳教授的啟發，特此謹申謝悃。

³⁹ 魏中林整理，《錢仲聯講論清詩》（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頁6。

⁴⁰ [清]阮元，〈壯烈伯李忠毅公傳〉，《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4，頁445-454。

⁴¹ 李鼎元，〈阮芸臺中丞邀遊西湖同介山（趙文楷）作〉，《師竹齋集》，卷12，《續修四庫全書》，冊1475，頁584。

趙文楷、李鼎元遭遇的海賊蔡牽，其實是隨時可見在側的內部競爭者，具有高度的同質性。自從 1609 年，薩摩藩入侵之後，琉球王國在清代中葉，同時向中、日雙方朝貢早已行之有年。每逢琉球冊封使來球之際，琉球往往刻意隱匿日本痕跡。趙文楷、李鼎元於此未必深知個中原委，但滯留琉球的歲月，卻時時刻刻面對著巨大卻難以直視的他者——日本。李鼎元見證琉球的繁華後，立刻聯想到日本。李鼎元曰：

有布少絲羅，球人盡解歌。中山官族盛，久米秀才多。六六圍群島，重重撼大波。居然稱富庶，日本近如何？⁴²

琉球的富庶主要來自興盛的海上貿易，因此，儘管琉球國土不廣，物產不饒，因身處萬國津梁的航路之利，琉球的富庶與海洋貿易密不可分，李鼎元於此亦當有所體會，不過李鼎元對於琉球與日本的關係始終無法正確掌握。例如在冊封琉球國王典禮之後，趙、李循例獲得琉球國王贈寶刀一把。而趙、李的反應，都是「中山不產鐵，曷為有寶刀？」李鼎元有詩詠琉球寶刀，詩云：

中山不產鐵，曷為有寶刀？爐鍛自日本，鐵則來中朝。短者長其柄，長者佩之腰。最小乃云槍，利用錫名標。是皆百煉鋼，鋒銛可吹毛。我行冊禮成，于王非外交。感贈未啟匣，吼聲騰老蛟。拂拭虹遶屋，微聞魑魅號。雪光逼人寒，霜氣射鬥高。持以渡重海，鯨鯢都遁逃。書生未敢握，目眩頭且搖。封侯爾何人？投筆懷班超。⁴³

李鼎元可能不瞭解，同時佩戴長短雙刀是日本武士的習慣。琉球王所贈寶刀對承平盛清文人李鼎元而言，幾無用武之地？歸國之後，李鼎元即將此刀轉贈他人⁴⁴。

⁴² 李鼎元，〈中山雜詩二十首〉之七，《師竹齋集》，卷 13，頁 594。

⁴³ 李鼎元，〈中山土物詩五首〉之〈刀〉，《師竹齋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卷 14，頁 600。

⁴⁴ 〔清〕朱珪〈琉球寶刀歌〉題下有小注，曰：「李舍人鼎元贈戴蓮士侍郎者」，可證李鼎元已將

諷刺的是，此琉球王所贈寶刀並未使鯨鯢（往往為海寇代稱）遠避其鋒，反而吸引海寇來襲，或是李鼎元始料所未及。趙文楷亦有詩詠此寶刀。其詩曰：

寶島刀長四尺強，誰與贈者中山王；奚官當筵拔出囊，皎皎白日寒無光。
青天無雲赤蛇下，山精水怪爭潛藏；從人驚顧毛髮立，長風萬里來虛堂。
我行拜受納入室，素壁高懸氣蕭瑟；橫施雙鼻製作奇，裹以鮫皮緣以漆。
君不見：歐陽公賦日本刀，矜誇異域來何遙？此刀本出土噶刺，夷人諱倭不肯說。
惡石之島出精鐵，中有清流泉出穴；碧瞳蠻奴投之水，深藏那複計歲月。
七月七日鼓鑄成，釁以千年老蛟血。生不願提刀取封侯，不用三刀夢益州；
刀來、刀來，與爾一杯酒，一生伴我長遨遊！歸舟渺渺秋濤碧，手把銛鋒時一拍；
雷聲隆隆電驚飛，海若天吳都辟易。長鯨百丈爾何為？看取漫漫海流赤。⁴⁵

此詩前有小序，云：「刀購自日本，球人諱言與倭通，則曰「出寶島」。其實寶島、惡石島、土噶刺，皆倭屬也」趙文楷對琉球寶刀的看法與李鼎元不同，其以為其出自日本，而非僅止于藉助於日本鑄刀之法而已。趙文楷將此詩的寫作連屬到歐陽修〈日本刀歌〉的傳承系譜，頗以航渡萬里自豪。從戰場利器到文人典故，琉球寶刀對清代中葉的文人竟然僅止於修辭之具或案頭裝飾，與晚明詩人談兵、武將能詩的景況形成強烈的對比。嚴格來說，琉球寶刀不僅是單純的禮物而已，也是琉球王室的文化象徵，同時訴說琉球與日本文化千絲萬縷的關係。

典禮之外，日常生活當中，琉球冊封使來訪期間，「諱言與倭通」的證據之一還有日本錢幣。當時琉球通行的貨幣為寬永錢。周煌已經注意到琉球「每遇冊封，則另鑄小錢。⁴⁶」，李鼎元透過從員，親眼目睹琉球方面發行日本錢鈔的代幣。

琉球寶刀贈人。見朱珪，〈琉球寶刀歌〉，《知足齋詩集》，卷 15，《續修四庫全書》，冊 1452，頁 129。

⁴⁵ 趙文楷，〈中山王贈刀〉，《石柏山房詩存》，卷 5，《續修四庫全書》，頁 73。

⁴⁶ 周煌，《琉球國志略》，卷 10，頁 202。

其曰：

八月八日（戊午），晴。致祭于關聖帝君廟歸，經過山，墟方集，因步行集中。觀所市物，薯為多；亦有魚、鹽、酒、菜、陶木器、蕉芋土布，粗惡無足觀者。國無肆店，率業於其家。問長史：『何以市未見錢？』對曰：『市貨，以有易無，率不用銀錢』。余聞國中率用「寬永錢」，此來亦不見。昨香崖攜示串錢，環如鵝眼，無輪廓；貫以繩，積長三寸許。連四貫而合之，封以紙，上有鈐記。語餘曰：『此球人新製錢，每封當大錢十封。舟回日，即毀之』。蓋國中錢少，「寬永錢」銅質又美，恐中國人買去，故收藏之；特製此錢應用。市中無錢，以此；其用心亦良苦矣！⁴⁷

衡諸數日之後，他即寫下「國中既行「寬永錢」，證以「元和」日本僭號，知琉球舊曾臣屬日本，今諱言之矣」⁴⁸的觀察心得，足見李鼎元于「恐中國人買去，故收藏之」此等說法不能無疑。不過，琉球方面諱言的恐怕不只是「舊曾」的過去式，而是進行中的現在式。儘管李鼎元對琉球人的印象極佳，以為「風俗謙謹，當無機械變詐」⁴⁹，日本的陰影處處呼之欲出，卻又遍尋不獲，可謂敵暗我明。

相對於敏感的錢鈔，中、琉佛教的差異雖然不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日本的影響卻也無所不在。在返國途中，李鼎元偶閱周煌《志略》，見其中「中山昔有僧曰日秀，所居歲豐，人以爲神。又有宗實、不羈、瘦梅，稱三詩僧；汪、徐皆紀以詩。」，不禁感歎：「此行遍訪，無一能詩者，亦未聞有通僧能以文字教人者；今大異于古所云矣。」⁵⁰，趙文楷對琉球佛教也有「無人解悟禪」⁵¹、「懶向夷僧頻問訊，無言對我澹相忘」⁵²等類似的印象。日秀上人在琉球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⁴⁷ 李鼎元，《使琉球記》，頁 198。

⁴⁸ 李鼎元《使琉球記》，頁 207。

⁴⁹ 李鼎元，《使琉球記》，頁 213。

⁵⁰ 李鼎元《使琉球記》，頁 232。

⁵¹ 趙文楷，〈奧山龍渡寺〉，《石柏山房詩存》，卷 5，《續修四庫全書》，頁 69。

⁵² 趙文楷，〈游東禪寺〉，《石柏山房詩存》，卷 5，《續修四庫全書》，頁 70。

開創了琉球的觀音道場金武觀音寺⁵³，其時仍是五山詩僧活躍於日本漢詩壇的時期，日本戰國時代，諸大名藩主的外交漢文書多由五山僧人掌其事⁵⁴，江戶幕府成立之後，外交公文書漸歸於儒者之手，江戶初期，擅長漢詩漢學的詩僧仍然所在多有，且其多為禪門中人（例如獨庵玄光），汪楫已知「國僧多遊學日本，歸教其國中子弟⁵⁵」——琉球佛教與日本的關係密切由此可見一斑。琉球能詩僧人的沒落，與日本禪林風氣可謂並無二致。非僅止於古今變異而已。

在西洋現代化的影響之前，儒、道、佛三教思潮在琉球融合互滲的影響極為明顯。儒、道多自中國來，而佛教部份則多從日本來。儘管日本接受佛教影響往往經過中國，但仍然有自己的特色。然而李鼎元卻以為琉球敬佛風俗率從中土而來，例如琉球十二月八日有食「鬼餅」之習俗，李鼎元卻質疑：「余獨疑國俗敬佛，而不知四月八日為佛誕辰；臘八鬼餅如角黍，而不知七寶粥？⁵⁶」。又如在日本廣為崇奉的弁財天，琉球冊封使在琉球往往不識。李鼎元初見弁財天女時，不知其為何神，遂以斗姥比之。

（八月十六日）偕介山遊圓覺寺，度觀蓮橋，橋亭供辨才天女，云即斗姥。⁵⁷

一般而言，中國的斗姥信仰與密教的摩利支天關係較為密切⁵⁸。弁財天，梵名 *Sarasvatī-devī*，主管文藝；摩利支，梵名 *Marīci*，主管戰事，特為日本武士所崇奉。

⁵³ 關於日秀上人在琉球佛教史的重要性，知名定寬《琉球佛教史の研究》（沖繩県宜野湾市：榕樹書林，2008）一書有相關的討論，又日秀上人與琉球觀音信仰的關係，參見根井淨，《補陀落渡海史》（京都：法藏館，2008），第三章〈補陀落渡海の諸相〉，頁 367-456。

⁵⁴ 關於日本中世外交與五山僧侶的關係，可以參見西尾賢隆：《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禪宗》（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村井章介：《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等相關著作。

⁵⁵ 轉引自黃景福，《中山見聞辨異》，頁 247。

⁵⁶ 李鼎元，《使琉球記》，八月二十一日，頁 204。

⁵⁷ 李鼎元，《使琉球記》，八月十六日，頁 202。

⁵⁸ 陳玉女，〈鄭和施印佛教與興建佛寺的意義〉，陳信雄、陳玉女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163-200。

在日本，兩者都廣為人民崇奉，而不相混。然而以斗姥擬之弁財天，徐葆光、周煌已然，李鼎元一仍其舊而已⁵⁹。視弁財天為斗姥，自然是不得不爾的善巧方便。同時，也在於強調其與中華之淵源，刻意抹去日本痕跡。琉球通事向李鼎元訴說辯才天女信仰原由時說道：

（九月廿九日）往遊辨才廟。廟荒落，供辨才天女；通事云：『神昔靈異特著，號辨戈天，能易水為鹽、化米為沙，以禦外患。經某天使一言敗之，遂不靈。後改稱辨才天女；然國人至今，猶崇祀惟謹』。或曰即天孫女，又曰即君君——天孫氏之長女也。⁶⁰

琉球官修史書《中山世鑿》，由國相尚象賢統其事，書成於 1650 前後，書中將琉球創世神話推及天孫⁶¹，自此以後，琉球創世神話多沿其說，然而此一說法明顯是與日本創世神話《古事記》相聯屬，用之以見與日本九州（即天孫之國）之關係，其用心亦良苦矣，然而將弁財天視為天孫長女未免比擬失倫，然而筆者以為：通事特意強調弁財天在琉球國家精神主體性的位置，嘗試抹去日本影響的痕跡，不免顯得欲蓋彌彰、適得其反。對於辯才天信仰傳入琉球的過程，李鼎元未暇詳加考證，「云即斗姥」的心態當為主因。

綜上所述，錢鈔、刀兵為琉球方面刻意隱匿的日本痕跡，帶有高度的政治目的，處處引人疑竇。至於琉球的宗教信仰，李鼎元儘管一再目擊，卻在固有知識結構的運作之下，無意之間對日本的影響視而不見（或當面錯過）。對趙文楷、李鼎元而言，日本同時具有可視卻不可知（習於日用而不知）以及不可視卻可知（政治禁忌）的雙重特性，在東海之濱，日本的輪廓隱約逐漸浮現，在李鼎元所習以為常的世界秩序結構悄悄投下陰影。

⁵⁹ 周煌，《琉球國志略》，頁 177。

⁶⁰ 李鼎元，《使琉球記》，九月二十九日，頁 220。

⁶¹ [日本]尚象賢，《中山世鑑》，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東京：井上書房，1962），冊 5，首卷，頁 8。

五、詢知是海蛇：趙文楷、李鼎元的異國聞見

縱使李鼎元的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嘉慶五年出使琉球之旅，對李鼎元仍是個難忘的歷程，同樣也反映在其詩作。清代的詩選家孫桐生贊其詩作「奉使（琉球）諸作，才氣雄健豪邁，前無古人。即雨村（李鼎元族兄李調元號）詩老，亦當退舍。誠然為西蜀一大宗也。」⁶²琉球經驗，已經成為李鼎元重要的標誌。歸國之後，李鼎元曾經有詩描述使琉期間的見聞，其詩曰：

球陽風土畫無難，除卻三山盡海瀾。四季有花霜不隕，群生無米薯常幹。
國貧蕉布稱華服，俗儉銀簪別長官，二百年來文教廣，篋中詩卷有奇觀。⁶³

此詩堪稱琉球風土人情的寫意畫。其意大抵不出氣候溫暖如春，庶民衣食寒素貧儉（藉之以襯中華之富強），還有溫雅有禮的知識階層。以下略就飲食、風俗等層面，就李鼎元所見的琉球風土人情及其書寫特色加以省察。

李鼎元多次提及琉球人民以朱薯為主食，眾所周知，蕃薯原產於拉丁美洲，晚明時由西洋傳入呂宋，汪楫曾謂蕃薯「相傳萬曆間，閩人有賈于呂宋國者，食而甘之，乞種，悕，不與。因潛截其蔓尺許，藏盎中歸。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莆田，今則長樂、福清皆遍矣。⁶⁴」，江戶中葉儒者青木昆陽號稱「甘藷先生」，推廣甘藷為救荒作物不遺餘力。而康熙徐葆光出使琉球當年，已經是「在處有之」，徐葆光對蕃薯為「異產」——也就是外來作物一事尚了然於心，然而李鼎元使琉期間，蕃薯在東南沿海與琉球百姓餐桌出現的機會更加頻繁，蕃薯已然成為琉球、臺灣、福建的庶民百姓極為重要的日常主食，幾乎無人識及蕃薯為「異產」之物。蕃薯在東亞世界流傳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也是早期全球化值得注意的特徵之一。

⁶² 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成都：巴蜀書社，1985），卷20，頁202。

⁶³ 李鼎元，〈答人問琉球土俗〉，《師竹齋集》，卷14，《續修四庫全書》，冊1475，頁606。

⁶⁴ 汪楫，《使琉球雜錄》，卷4，頁780。

相對於全球化迅速推展的作物蕃薯，琉球還有一傳統作物——鐵樹。李鼎元也注意到琉球百姓以鐵樹根為食的光景。李鼎元曾說琉球邊地馬齒島的居民：

充腹惟馮（「憑」）鐵樹根，禦寒只用蕉絲殼。土人玩水性能洩，赤手蛟鯨窟裡遊。⁶⁵

也曾在《使琉球記》中就此事清楚說道：

（鐵樹）一名鳳尾蕉，以葉對出形似也；一名海棕櫚，以葉蓋頭形似也。其根確為粉，可充糧；島人以禦荒歲，處處皆植之。⁶⁶

鐵樹，一名鳳尾蕉，自晚明以來，一直是琉球草木的象徵。就筆者見聞所及，歷來琉球冊封使雖然言及鳳尾蕉者不乏其人，然唯有周煌與李鼎元曾經提及琉球人民以鐵樹根磨粉為食一事。李鼎元亦有詩詠鐵樹，其曰：「蠢然枯質忘生氣，偏有一叢葉蓋頭。每逢冊封年必驗，鐵根無恙老山陬。」⁶⁷，琉球通事鄭得功也向李鼎元說明鐵樹根的法為「先取根，三煮而三浴之，去毒盡，確為末；雜石粉以為餅，不過充饑度命。」⁶⁸鐵樹根有毒，處理不善往往致命。日後琉球醫家也曾與吳中醫派的曹存心就此一疾病有過一番問答⁶⁹。李鼎元於飲膳之道，特別是魚貝鱗介

⁶⁵ 李鼎元，〈馬齒島歌〉，《師竹齋集》，卷 14，《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頁 603。

⁶⁶ 李鼎元，《使琉球記》，六月十二日下，頁 174。

⁶⁷ 李鼎元，〈鐵樹〉，《師竹齋集》，卷 14，《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頁 599。

⁶⁸ 李鼎元，《使琉球記》，十月廿二日下，頁 232。

⁶⁹ 呂鳳儀言琉球平民言鐵樹根之食法，較李鼎元更為詳盡，其言曰：「敝國是海邊窮國，凶年飢荒，米糧竭乏，鄉下之貧人無糧草之可食者，皆採蘇鐵之根出於地外者，代糧食之。若中其毒，則嘔逆而忽死，一家同釜灶者，不論男女老幼皆盡死矣。不中其毒，則一年三百六十日當糧食之無妨。其制食法：採根切片曬乾，再浸水去毒，和鹽糟炒熟，食之。或生碎浸水五日五夜，一天換水四、五次，煮熟，和五味食之。或切片曬乾，再浸水去毒，打研為末，煮熟，和五味食之也。中其毒死，多半是作末煮熟食之者也。人皆云：恐是作末之間，濕熱釀成起霉，變毒殺人。不知是何毒？又何以解之？且蘇鐵之內，有不可食者哉否？」呂鳳儀之所以對於做法的敘

之屬，往往描寫入微，例如海膽、海馬、石花菜（寒天）、都有詩詠其物，儘管李鼎元自命「性無所忌」，但仍有令其驚心動魄的食物。例如琉球人至今視為絕世珍饈のイラブ（海蛇）。海蛇的出現，顯然令趙文楷大吃一驚，拒不肯食，遂成詩一首，詩云：

東海有蛇人不識，身如朽索色如墨！獐獐可畏勢絕倫，對此生憎況複食！
青絲纏縛翠筐陳，夷人以之羞嘉賓；自言致此亦不易，買得一兩朱提銀。
問之何為爾，其味甘且旨？可以已大風，可以固牙齒。螂蛆甘帶鴟嗜鼠，
啖象咀蛇何處所！吾寧異味失當前，性所不能難強茹；老齒未病身無風，
安用毒物來相攻！⁷⁰

以自身的健康作為拒食海蛇的理由，亦足稱奇。李鼎元雖然不似趙文楷如此拒球人好意於千里之外，只好鼓其餘勇，品嚐之後，他的感想是「但有皮而無肉，味亦無他異」。海蛇，畢竟與龍頭蝦（龍蝦）、海膽、石距（章魚）不同，李鼎元〈海蛇〉之詩詠海蛇之味與藥性甚詳，其曰：

朽索懸三尺，詢知是海蛇。似鰻烹少肉，非鰻味如痂。佐酒能無悻，祛風
莫謾誇。昌黎初入粵，不敢食蝦蟆。⁷¹

學者注意到江戶時代的儒者觀察動植物時往往帶有強烈的本草意味⁷²，晚明以來，此風亦常見於中土學人。以蛇入藥，以百花蛇最為著稱。故而即使琉球海蛇肉少而不美，仍以為極品。即使海蛇具有豐富的營養與藥效，李鼎元見其獐獐之狀依然悚懼無已。此詩前有小序，敘其食蛇緣起，曰：「蛇長三尺許，僵直如朽索，皮

述如此不厭其詳，或許想要確認作法的細節是否沒有問題。見曹存心：《琉球百問》，《曹存心醫學全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 61。

⁷⁰ 趙文楷，〈海鰻〉，《石柏山房詩存》，卷 5，《續修四庫全書》，冊 1485，頁 77。

⁷¹ 李鼎元，〈海蛇〉，《師竹齋集》，卷 13，《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頁 592。

⁷² 氏家幹人，《江戸の病》（東京：講談社，2009），頁 177-179。

厚無肉，猙獰。球人每起居日，輒供一束，云性熱、去風、殺蟲、療瘡、治厲，殆亦永州異蛇類。然終憎其形，不敢食」這段話亦見於《使琉球記》中，文字略有出入，特別說明是「世孫遣官起居」，足見乃貴重食物，斷非如庶民所食鐵樹根之類。雖然海蛇已見於周煌《琉球國志略》，周煌曾言：「國王問安天使，必具海蛇一束，長二、三尺，僵直如朽索，黑色；猙獰可憎。國人以為饌，云性熱，能療瘡疾並治厲」⁷³。但趙文楷與李鼎元的詩作，讓我們認識到琉球冊封使在行禮如儀之外，一個異鄉之客面對海蛇時的真實人性反應，甚為難能可貴。

從汪楫、林麟焄作〈中山竹枝詞〉開始，歷來冊封使都極注意收集歌詠琉球本地的風俗。自徐葆光《中山傳信錄》開始，有清一代的使琉書寫率以征實考據見長，風俗的見聞考察亦為其中之一環。「海邦淹使節，問俗最關心」⁷⁴，然而面對徐葆光、周煌巨細靡遺的琉球見聞，李鼎元頗歎踵事增華之難，然而李鼎元與在此之前的使節不同是：他不僅觀察到琉球人民衣食住行等現象，對於其背後之成因、制法等細節亦不輕易放過，例如李鼎元對琉球布料的觀察，其曰：

因取視昨所購布：一米色，曰蕉布，寬一尺；乃漚芭蕉，抽其絲織成，輕密如羅。一白而細者，曰苧布；寬尺二寸，可敵棉布。一白而綿軟者，曰絲布；乃苧經而絲緯，品之最上者——「漢書」所謂「蕉筒荃葛」，即此類也。一米色而粗者，曰麻布；品最下矣。國人善印花，花樣不一；皆翦紙為范，加范于布，塗灰焉。灰幹去範，乃著色；幹而浣之，灰去而花出。愈浣愈鮮，衣敝而色不退。此必別有制法，秘不語人；故東洋花布特重於閩。⁷⁵

著意於琉球布料的染法，殆為琉球冊封使所僅見。東洋花布因特殊的染制過程見賞於閩，若果屬實，清代中葉的中琉（乃至於中日）貿易史上值得記上一筆，緣

⁷³ 周煌，《琉球國志略》，頁 245。

⁷⁴ 李鼎元，〈中山雜詩〉，《師竹齋集》，卷 13，《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頁 593。

⁷⁵ 李鼎元，《使琉球記》，六月十九日，頁 176。

於此為十九世紀初期琉球方面少數值得自重的企業機密⁷⁶。此外，李鼎元也注意到：閩粵商販交易琉球（或東南沿海）特色物產（例如玳瑁⁷⁷）的可觀利潤。

商品之外，李鼎元也著意記載琉球風土人情，雖然李鼎元在琉球所見之風俗無大以異於前人。然其力求親見，以與前人文獻記載相比對，例如踏板戲，徐葆光（徐稱之為「板舞」）雖然已有記錄，然李鼎元不以此為滿足，必有親見其戲始末原委，方為之寫入。其記錄琉球之飲饌遊戲、婚喪禮俗，宗教信仰莫不如此，幾近乎今日人類學家民族志之「深描」（thick description）⁷⁸。特別是琉球婦女地位的特殊，令趙文楷、李鼎元印象極其深刻。趙文楷、李鼎元皆有詩詠琉球女性。趙文楷詩云：

異俗一何怪，南姑頂竹籃球言，女曰「南姑」。以竹籃盛物頂於首，無論輕重，總不以手執也。交通惟亥市如中國之趁墟，皆女無男，負戴少丁男。赤腳拖三板球履名三板，青絲倒一簪簪末向前；侏離衣紅絹，倚市更無慚妓皆衣紅以自別，土名「侏離」——猶言傾城也。⁷⁹

李鼎元亦有詩詠琉球女性，詩云：

市集皆夷女，蓬頭戴貨行集無男子，女人頭戴貨，入市交易。曳襟勞兩手女衣襟無帶，以手曳襟而行，穩步注雙睛。物以多為貴，人因賤不爭。問男何所事，非釣即躬耕。

80

⁷⁶ 清代中日貿易交流，可以參見松浦章，《江戶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頁 219-297。

⁷⁷ 李鼎元，《使琉球記》，七月初七日，頁 184。

⁷⁸ 所謂「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乃是人類學家紀爾茲 (Clifford Geertz) 轉述吉伯特·賴爾 (Gilbert Ryle) 的說法，特別用以標舉民族誌的書寫特色。簡單的說，紀爾茲認為文化是一種符號，人類往往藉助符號形式達成行動的目的，同時藉此加強彼此了解。人類學的理解是人類知識的擴充，透過對異文化的了解，使人類的經驗範圍更加擴大。並且注意各種行為在整體文化脈絡的特殊意義。參見格爾茲 (Clifford Geertz) 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第一章 深描說：邁向文化的解釋理論〉，頁 3-42。

⁷⁹ 趙文楷，〈球女〉，《石柏山房詩存》，卷 5，《續修四庫全書》，冊 1485，頁 74。

⁸⁰ 李鼎元，〈中山雜詩二十首〉，《師竹齋集》，卷 13，頁 594。

婦女首頂籃筐、黥手繡面（刺青），歷來琉球冊封使於此已多著墨，琉球女性特殊裝扮此可先不論。趙文楷、李鼎元對於當時琉球男子「非釣即躬耕」、「官閑無一事，支枕更圍棋⁸¹」的生活形態不知是鄙視還是欽羨。但無論如何，清代中葉的琉球勞動市場以女性爲主的光景，對來自漢人父權宗法社會，與男性勞動力的漢人士大夫趙文楷、李鼎元等人形成某種程度的文化衝擊，或許不爲無由，李鼎元進一步觀察琉球女性的服飾設計亦與其勞動生活有關，其曰：

余每出，見道旁聚觀夷婦，衣服、勤作多有異，未悉其俗。昨歸自集中，以問長史；始知國中男逸、女勞，無肩擔、背負者。趁集、織紉及采薪運水，皆婦人主之；凡物，皆戴之頂。女衣既無鈕、無帶，又不束腰；而國俗男女皆無褲，勢須以手曳襟。襟較男衣長，迭襟下為兩層，風不得開。因悟髻必偏墮者，以手既曳襟，須空其頂以戴物；童而習之，雖重百斤，登山涉澗無傾側：是國中第一絕技也。其勤作時，常卷兩袖至背，貫繩而束之。發垢即洗——洗用泥，脫衣結於腰，赤身低頭，見人亦不避。抱兒，惟一手又置腰間，即藉以曳襟。問以不作鈕故？無能知其義者。⁸²

徐葆光已經注意到琉球女性集合爲市的現象，「市集無男人、俱女爲市，所市物，惟魚、蝦、蕃薯、豆腐、木器、磁片、陶器、木梳，草鞋等粗下之物。仕宦家，多不入市⁸³」，從其交易形態（以物易物）與物品的原始與「仕宦家，多不入市」——由於假文明之名，行破壞之實的啓蒙暴力尙未完全進入此等社會結構當中等種種現象綜而觀之，可知「女集」保存了某種固有傳統的純粹性。從今日的文化人類學觀點來看，此當即另一種文明形態，即母系社會的殘影。李鼎元彼時自然沒有母系社會的概念，不過他也意識到異民族的婚禮風俗與漢人社會有所不同，其與

⁸¹ 趙文楷，〈球俗〉，《石柏山房詩存》，卷5，《續修四庫全書》，冊1485，頁78-79。

⁸² 李鼎元，《使琉球錄》，頁198。

⁸³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頁234。

琉球當地人向世德就琉球婚俗有過一番問答，其曰：

「聞女子願為土妓者，亦聽。接交外客，女之兄弟仍與外客敘親往來；信乎」？對曰：『誠有之。然率皆貧民，故不以為恥。若已嫁夫而複犯奸者，許女之父兄自殺之；不以告王。即告王，王亦不赦。此國中良賤之大防，所以重廉恥也。⁸⁴

康熙初年的琉球冊封使張學禮對於婚俗也曾留意。其曰：「亦有女子不嫁人者，竟離父母自居，專接外島貿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毋論貴賤，仍與外客親戚往來，不以為恥。若遇本處有室者，亦不苟合也。⁸⁵」張學禮雖然對於琉球風習不甚了了，至少尚知此絕非「苟合」一說可以概括。從黃景福對記載此等風俗文字的嚴厲批判來看，此風早已不復可見⁸⁶。

綜上所言，李鼎元在可能的知識範圍之內對琉球的草木蟲魚的觀察堪稱細密，對風土人情也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客觀與尊重，從考證征實的角度出發，對於過往琉球冊封使著作當中虛構或想像的成份，重新加以考訂與改寫。即使如此，琉球當地的事物，仍然如同日本在琉球的角色，另有一番曲折與隱諱，難以一言蔽之，琉球冊封使的目光畢竟有所局限，許多陰暗的角落亦非可以隨意深入。例如，李鼎元只見到衣冠楚楚、知書達禮的琉球王室貴族，其華服之下的膿血瘡瘍則顯非李鼎元等人所能想見⁸⁷。

⁸⁴ 李鼎元，《使琉球記》，頁 203-204。

⁸⁵ [清]張學禮，《中山紀略》，頁 13。

⁸⁶ [清]黃景福，《中山見聞辨異》，頁 250-251。

⁸⁷ 清代道光年間，琉球御醫呂鳳儀就個人行醫經驗所遇之疑難雜症向當時吳門醫派大家曹存心問診求方，留下《琉球百問》、《琉球問答奇病論》等文字記錄，成為觀察清代中葉左右琉球疾病醫療史的珍貴資料。高津孝教授曾對《琉球百問》一書的作者與成書經過，有過詳細的考證。參見高津孝、ショッテンハンマー、アンゲラ (Schottenhammer Angela, 蕭婷)，〈《琉球百問》と渡嘉敷通寛〉，《鹿大史學》53 號 (2009)，頁 19-31。

六、代結語

嘉慶五年的琉球冊封之旅，不僅對李鼎元來說，是一次難得的壯遊經驗，同時也是乾嘉詩壇的一大盛事。從淵源流長的使琉書寫來看，從明代的陳侃開始，陳侃當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而郭汝霖、蕭崇業則在思想內涵加以深化；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將赴琉使節《使琉球錄》此一類型完全轉變成爲考據力求精詳的輿地書寫，周煌《琉球國志略》亦沿此一流亞，更求深描。徐、周的著作基本上與清代考據學風的發展亦可謂並無二致。李鼎元《使琉球記》雖然力求親證，但在重要性與獨創性，其實無法與前述諸作並列。儘管如此，李鼎元的使琉書寫仍有某些重要的特色值得一提。

- (一) 李鼎元《使琉球記》基本是個人的日記，對於所有事件的進程，可以有完整的掌握，同時也記錄個人較真實的感情，例如徐葆光、周煌雖然都提到琉球的海蛇，但只有透過李鼎元的書寫，我們才可以瞭解他們面對海蛇真實的情感反應。對於李鼎元《使琉球記》，應該從日記文學史與使節文化書寫的觀點重新定位與評價。
- (二) 李鼎元在歸朝航程與蔡牽遭遇的戰爭描寫，是中國海戰書寫源流中不容忘卻的重要成份⁸⁸。台籍將領王得祿在這場戰役的活躍說明琉球與臺灣在清代中葉海洋經驗的重要性。李長庚、王得祿及其敵手蔡牽在乾嘉時期的海洋書寫以及臺灣詩文中的豐富材料與意義內涵尙有待進一步探討。李長庚的部將林廷福養子林樹梅也曾與琉球貢使有所交接⁸⁹，再次說明臺灣、琉球在清代中葉的緊密互動關係。
- (三) 對於琉球的異國見聞，李鼎元有豐富的觀察。包括自然景觀、草木蟲魚鳥獸、風土人情，莫不力求親聞親證。難得的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

⁸⁸ 關於中國海戰書寫，詳參拙著，〈浪裏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中國文學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第 11 輯（2008:06），頁 285-314。

⁸⁹ 參見林樹梅，〈贈琉球魏貢使有淵〉、〈答琉球林副使文瀾〉、〈贈琉球蔡錫謨、楊邦錦兩秀才〉等詩作，收入林樹梅著、郭哲銘校釋，《獻雲詩編校釋》（台北：台灣古籍出版公司，2005），頁 179、183、326。

李鼎元力求客觀，雖然偶而也有虛矯天朝使臣的帝國之眼或聲音，但對於琉球的某些風俗與見聞細節的描述，類似於 Clifford Geertz 所謂的深描，往往令人印象深刻。

- (四) 李鼎元使琉期間，對於日本的存在特別敏感。本來，1609 年薩摩藩入侵琉球以後，日本在琉球就無所不在。雖然徐葆光、周煌亦意識到日本的存在，但並未如趙文楷、李鼎元般幾乎隨時處於戒備狀態。同時綜上所述，不論在語言文字、工商業、宗教信仰、乃至於疾病與醫療，琉球與日本的社會風氣越發趨於一致，除了長崎以外，琉球也成為觀看中國方面觀察日本的一個重要視窗，李鼎元的著作成為觀察清代世界秩序劇變以前的重要線索。

清代三大布衣詩人之一的黃子雲，少年時曾以從客的身分追隨其師徐葆光出使琉球，乾隆時期的詩論家沈德潛曾謂黃子雲「徐澄齋太史奉命冊封琉球，野鴻隨行，故有〈大洋〉、〈望海〉諸篇，境奇，詩安得不奇。⁹⁰」將黃子雲詩境的獨創歸結於出使琉球的特殊閱歷。而法式善則對李鼎元詩中的深情印象深刻，其曰：

其詩直書胸臆，豪肆橫出，舉人所不能達者，悉有以達之。至於模山范水，特其辭之寄也，以其辭之寄，而知其情之深。然則讀和叔（李鼎元）之詩者，詎可悅其辭而不察其用意之所在也哉？或曰和叔海上詩一變而為壯麗之音，殆其境有以發之耶？不知情既深矣，其才自壯，和叔即不過海，其壯麗自在。⁹¹

法式善則完全站在作家性情論的立場強調李鼎元個人的性情真摯。但同時也看得出，李鼎元的琉球經驗確實成為其個人文學創作的重要標誌。嚴格來說，性情、才能固然重要，但特殊的見聞經歷，也是優秀作品膾炙人口的必要條件。李

⁹⁰ [清]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30，頁 1271。

⁹¹ 法式善，《師竹齋集·序》，《師竹齋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75，頁 471。

鼎元的使琉書寫，固非前無來者，但亦相當程度體現出清代中葉知識社群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特別是貼近琉球風俗人情的觀察，雖然也與清代中葉考據征實的精神息息相關，然又遠非當時徒事餽釘咕嚕，株守經籍，徒知掌故訓詁的俗陋書生可比。揚帆迎風前行，航向遼闊的世界，眼涵六合、胸無點塵，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海，則知聖人。縱使前途充滿未知與危險，也應該在人生與知識的海洋中，不斷開拓新的航線。只有乘風破浪，走向世界，才能真正認清自己，以及真理的奧義。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明〕蕭崇業，《使琉球錄》，《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史料叢刊》，臺北市：大通書局，1984。
- 〔清〕王文治，《海天遊草》，《夢樓詩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47。
- 〔清〕王 弘，《山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清〕阮 元，《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李 漁，《憐香伴》，《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 李長庚撰，蘇華整理，《李忠毅公遺詩》，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 〔清〕李鼎元，《師竹齋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清〕焦 循，《雕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舒 位，《瓶水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趙文楷，《石柏山房詩存》，《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曹存心，《琉球百問》，《曹存心醫學全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二、近人論著

專書

- 氏家幹人，《江戸の病》，東京：講談社，2009。
- 西尾賢隆：《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禪宗》，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 村井章介：《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
- 林樹梅著、郭哲銘校釋，《歎雲詩編校釋》，台北：台灣古籍出版公司，2005。
- 尙象賢，《中山世鑑》，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東京：井上書房，1962。
- 知名定寬《琉球佛教史の研究》，沖繩県宜野湾市：榕樹書林，2008。
- 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

- ，《中國海賊》，東京：東方書店，1995。
- 著、卞鳳奎譯，《東亞與臺灣的海盜》，台北：博揚文化，2008。
- 根井淨，《補陀落渡海史》，京都：法藏館，2008。
- 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成都：巴蜀書社，1985。
- 曾煥祺，《清代使琉球冊封使の研究》，沖繩：榕樹書林，2005。
- 姜 鳴，《龍旗飄揚的艦隊》，北京：三聯書店，2002。
- 鄭廣南《中國海盜史》，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
- 魏中林整理，《錢仲聯講論清詩》，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

期刊、會議論文

- 上里賢一，〈冊封使の詠んだ琉球—趙文楷と李鼎元を中心に〉，《第四回琉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沖繩：沖繩大學，1993，頁 245-280。
- 李 慶，〈《琉球三策》作者考—再論他與李鴻章、何如璋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4 期，頁 101-106。
- 仲原善秀，〈冊封使の遭難と天后宮〉，《歷代寶案研究》第 6、7 合併號（1996），頁 57-66。
- 高津孝、シヨッテンハンマー、アンゲラ（Schottenhammer Angela，蕭婷），〈《琉球百問》と渡嘉敷通寛〉，《鹿大史學》53 號（2009），頁 19-31。
- 陳玉女，〈鄭和施印佛教與興建佛寺的意義〉，陳信雄、陳玉女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163-200。
- 榮平房昭，〈鴉片戰爭前後的東亞國際關係和琉球〉，沖繩縣教育委員會《第四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 1994，頁 89-110。
- 廖肇亨，〈浪裏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中國文學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第 11 輯（2008:06），頁 285-314。
- ，〈知海則知聖人：明代琉球冊封使海洋書寫義蘊探詮〉。
- 鄒愛蓮、高煥婷，〈清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赴琉球冊封活動淺析〉，沖繩縣教育委員會，《第四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頁 89-110。

A Study of Maritime Poetry in Mid-Qing Period: Focusing on the Liu-Qiu Experience of the Imperial Envoys to Liu-Qiu in 1800

Chao-heng Liao *

Abstract

The navigation experience of the envoys assigned to Liu-Qi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quite a special portion in the Ocean Culture Recording of China, because they were on one h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i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persons with navigation experiences. The writing or records made by envoys assigned during Qian Lung and Jia Qing years opened up a window to another world to the poets then. In Jia Qing 5th year, Zhao Wen-Kai (1761-1808) and Lee Ding-Yuan (1750-1805) both were assigned by emperor, Jia Qing, as envoys to Liu-Qiu; in celebration of which, scholars, poets and friends then made poetry up to 2000 pieces as gifts for these two newly assigned envoys, making it a great even in the poetry circle then.

This article is taking the poetry made by Zhao Wen-Kai and Lee Ding-Yuan (both the assigned envoys to Liu-Qiu) for discussion and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made over 3 dimensions (navigation experience, Jin-Hai Earl's Suppression of Pirates, Exotic Experiences), the uniqueness of the records or observations they made compared to those made by precedent envoys w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Other tha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ning of Ocean Culture Recording made by envoys assigned to Liu-Qiu during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and its related social and cultural correlation would also be further discussed and reflected upon, in the hope to be of any assist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a/Liu-Qiu 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Keyword: Mid-Qing period, Shi Liu-Qiu lu (Chinese: 使琉球錄 the Travel Records to Liu- Qiu), Liu-Qiu (Japanese: Ryukyu), Zhao Wen-Kai, Lee Ding-Yuan, Ocean Experience

收稿日期：99.04.28

接受日期：99.06.23